

英汉虚拟运动“前景路径”与“视线路径” 表征差异

——基于小规模案例研究

乌 兰

中国矿业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江苏 徐州

收稿日期：2026年4月1日；录用日期：2026年5月7日；发布日期：2026年5月25日

摘 要

本研究基于小规模案例语料，对比英汉虚拟运动事件方向路径的表征方式。语料分析显示：在本语料范围内，视线路径与前景路径出现频次最高，线形路径最低；英语方向路径的出现频次高于汉语；英语倾向于使用介词和副词表达路径，汉语倾向于使用动词和名词。本研究作为探索性案例研究，旨在为虚拟运动的跨语言对比提供可检验的分析假设，对理解语言类型与认知普遍性的关系具有探索性参考价值。

关键词

虚拟运动，路径表征，英汉对比

Representational Differences of “Prospect Path” and “Sight Path” in English and Chinese Fictive Motion

—A Small-Scale Case Study

Lan Wu

Schools of Foreign Studie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Jiangsu

Received: April 1, 2026; accepted: May 7, 2026; published: May 25, 2026

Abstract

Based on a small-scale corpus, the study compares the representational patterns of orientation

path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fictive motion events. The corpus analysis reveals that,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data, sight paths and prospect paths occur most frequently, while alignment paths occur least frequently. English exhibits a higher frequency of orientation path expressions than Chinese. English tends to use prepositions and adverbs to encode paths, whereas Chinese tends to use verbs and nouns. As an exploratory case study, this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testable analytical hypotheses for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s of fictive motion, offering exploratory reference value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typology and cognitive universals.

Keywords

Fictive Motion, Path Representation, English-Chinese Comparis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虚拟运动(fictive motion)是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它指的是物体在实际空间中并没有发生位移,但在语言表达中却被描述为具有运动的特征。虚拟运动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语言现象。汉语中许多耳熟能详的成语就体现了虚拟运动,例如“扑面而来”、“望穿秋水”、“心驰神往”等。目前,该领域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借鉴价值的成果。其中,语言中需要用词汇和语法手段表达虚拟运动事件的方向和路径,而这就需要方向路径的使用,在传达虚拟运动事件的方向和路径信息的同时,也蕴含着语言使用者对虚拟运动事件的理解和认知。本研究采用小规模案例研究方式,聚焦于语料中数据最丰富的视线路径与前景路径,通过对具体语料的精细分析,揭示英汉语在特定语境下表征这两类路径时的语言形式差异,为后续研究提供可检验的假设。本研究结合 Talmy 的相关理论,尝试探讨以下问题:

- 1) 在本语料范围内,英汉语在虚拟运动事件方向路径的表征上呈现哪些异同?
- 2) 视线路径与前景路径在英汉语中分别倾向于采用何种语言形式进行编码?

2. 英汉运动事件研究

语言中的运动事件(motion event)自 Talmy 做出开创性的研究以来,便一直受到认知语言学界及心理语言界的广泛关注。根据 Talmy [1]的研究,运动事件既包括真实运动事件,即物体在实际物理空间内发生了位置的相对变动,又包括虚拟运动事件,即物体在实际物理空间内保持静止,但人的认知本能会在感知到该事件后促使大脑进行模拟运动。如:一条沙砾小径通向一座白色的房子;门前一块草坪顺着缓缓的坡势伸向一口大池塘[2]。在实际物理空间内,小径与草坪是静止不动的,但人在看到这种现象后会在潜意识中模拟这种运动,以便于大脑能够快速地识解这样的场景。

Talmy [3]对虚拟运动类型进行了详细探讨,将其分为:散射路径(emanation paths)、模式路径(pattern paths)、框架相对运动(frame relative motion)、显现路径(advent paths)、接近路径(access paths)和共同延展路径(coextension paths)。其中,散射型路径是其研究重点,探讨了方向路径(orientation paths)、辐射路径(radiation paths)、影子路径(shadow paths)、知觉路径(sensory paths)和交流路径(communication paths)。方向路径又进一步细分为:前景路径(prospect paths)、指示路径(demonstrative paths)、瞄准路径(targeting paths)、线形路径(alignment paths)和视线(路径)(line of sight),如图 1 所示。Talmy [1]指出,散射是指无形或不可见的物体作为辐射源,在空间中沿直线运动,从光、影、声、视等源发出后,沿着其辐射路径,最终到达

远处的参考物体的一种虚拟运动。同时, Talmy 提出了一个确定虚拟运动方向的原则: 如果两个物体中的一个比另一个更主动, 更确定性, 则应将其视为虚拟运动的来源。此外, “想象的散发是描述实体的理想化框架的关键组成部分, 这些实体没有物理上的相互作用, 但与一个人的感知和概念相关” [4]。而方向路径(orientation paths)是散射型路径的一个重要分支, 指的是一个实体从某个物体的前方沿着一条连续的无形直线运动, 同时稳定地远离该物体的运动路径。在发生这一运动时, 体验者本身会朝某个方向发出一条不可触知的射线, 这条射线沿笔直的路径移动到体验对象处并与体验对象发生碰撞时产生方向上的位移或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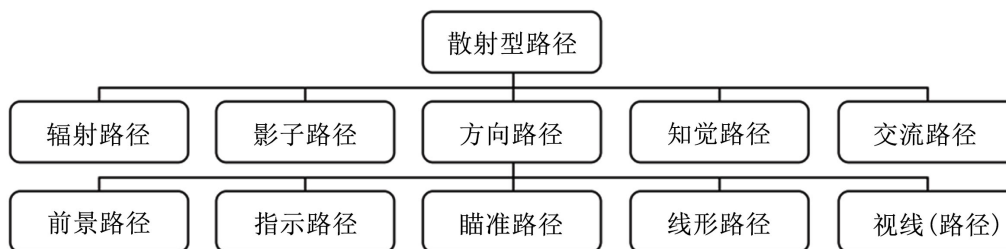


Figure 1. Path classification for emanation paths
图 1. 散射型虚拟运动的路径分类

Talmy 提出这套完整的理论以来, 国内外学者也随之对各语言做出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如对运动事件进行跨语言对比研究的前驱之一: Matsumoto [5] [6]对比研究了英日两种语言在路径表达上的语言, 严辰松[7]对比了英汉语的词汇化模式差异, Takahashi [4]对比了英泰两种语言的语义结构。这些学者的研究为史文磊[8]-[10]、杨京鹏[11]-[14]、李福印[15]、任龙波[16]、郑国锋[17] [18]等人研究运动事件的词汇化模式、跨语言对比、路径、卫星框架语探讨、运动主体等领域奠定了基础。但总体而言, 在运动事件的研究中, 关于虚拟运动事件的研究较少, 仅有少数学者研究延伸路径或某一具体语境下的虚拟运动事件。

本文对虚拟运动的判断标准主要根据 Talmy 的“在语言系统中区分虚拟运动范畴的主要特征”, [19]即: (1) 虚拟运动效应不需要某些要素的事实运动; (2) 进行虚拟运动的实体本身是心理空间内虚构的事物, 如视线、光线等; (3) 虚拟运动效应基于观察者的观察。

3. 研究方法

本文分别选取鲁迅的短篇小说《药》、茱莉亚·罗威尔《药》英译本、弗兰兹·卡夫卡的中篇小说《变形记》以及李文俊《变形记》中译本作为研究语料, 分别建成英汉平行语料库, 并对语料库中涉及虚拟运动事件的路径动词进行标注, 再用 Excel 对标注好的动词进行分类与整理, 随后在平行语料库中分别进行相应检索, 并经人工筛选后得到虚拟运动事件的方向路径句的表达。紧接着将语料做进一步的降噪处理, 再分别提取表示方向路径的语句, 分别建立小型“英语路径”语料库和“汉语路径”语料库, 最后使用 SPSS 27.0 进行进一步的数据分析。本研究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定性案例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由于样本量小(N=45), 且语料来自方便抽样, 不满足推断性统计检验的前提条件, 因此本研究不进行 T 检验、方差分析等推断性统计。频数差异仅反映本语料范围内的分布特征, 不具有统计上的普遍性意义。

4. 结果

本文主要关注英汉语在方向路径表征时的异同点。根据 Talmy 的分类, 方向路径可以被分为五种子类型路径: 前景路径、指示路径、瞄准路径、线形路径以及视线路径。收集到的数据中, 总共有 45 个方向路径的例子, 其中 25 个例子来自英语文本, 20 个来自中文文本。根据表 3 内容可知, 在五种子路径

中, 视线路径占比最高, 在英文语料中的占比为 28.0%, 在汉语语料中的占比为 35.0%, 占总体方向路径的 31.1%; 排在第二位的是前景路径, 在英文语料中的占比为 24.0%, 在汉语语料中的占比为 25.0%, 占总体方向路径的 24.4%; 而在这五种子类型中, 线形路径占比最少, 在英文语料中的占比为 12.0%, 在汉语语料中的占比为 10.0%, 占总体方向路径的 11.1%。方向路径在英汉语中的五种子路径的数量如表 1 所示: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the five sub-paths
表 1. 方向路径五种子路径分布

	前景路径	指示路径	瞄准路径	线形路径	视线路径	总计
英语	6	5	4	3	7	25
	24.0%	20.0%	16.0%	12.0%	28.0%	100%
汉语	5	4	2	2	7	20
	25.0%	20.0%	10.0%	10.0%	35.0%	100%
总计	11	9	6	5	14	45
	24.4%	20.0%	13.3%	11.1%	31.1%	100%

方向路径表达的词性分布对比如表 2 所示。表 2 显示, 英语方向路径表达以介词(48%)和副词(16%)为主, 合计占 64%; 汉语以动词(45%)和名词(25%)为主, 合计占 70%。这一分布差异与 Talmy 对英汉词化类型的经典描述一致: 英语属于卫星框架语, 路径信息由卫星成分(介词、副词)承担; 汉语路径信息更倾向于编码于动词或名词中。此外, “复合”类别包括无法单独归入单一词类的结构, 如英语的“look out”(动词 + 副词)和汉语的“看得分明”(动词 + 补语)。

Table 2. A comparison of part-of-speech distribution in expressions of five sub-paths
表 2. 方向路径表达的词性分布对比

词性	英语	汉语	示例
介词	12 例(48%)	2 例(10%)	before, toward, across, into/朝、从
副词	4 例(16%)	0 例(0%)	out, past, directly
动词	3 例(12%)	9 例(45%)	met, lay, faced/射、望、排、躺、看
名词	0 例(0%)	5 例(25%)	目光、方向、视线
复合	6 例(24%)	4 例(20%)	look out, directly across from/看得分明、一字儿排着
合计	25 例(100%)	20 例(100%)	

总体而言, 在本语料范围内, 视线路径出现频次最高(14 例, 占 31.1%), 前景路径次之(11 例, 占 24.4%), 线形路径出现频次最低(5 例, 占 11.1%)。英汉语方向路径案例总数为英语 25 例、汉语 20 例。在词性选择上, 英汉语呈现出显著差异。如表 2 所示, 英语方向路径表达以介词和副词为主, 合计占 64%; 汉语以动词和名词为主, 合计占 70%。这一差异将在下文的案例分析中结合具体例句做进一步分析。

4.1. 前景路径

前景路径的核心特征是始源物体有一个“面型前部”(face-type front), 它相对于周边环境中的某个物体有一个“前景”(prospect)、“暴露面”(exposure)或“展望”(vista)的构形特征。该“面部”似乎发出一

些无形的射线，沿直线从一个主要物体不断移动到另一个物体，如例 1。英语多使用 *face* 或 *look out* 等动词表达前景路径的动作。在例 1 中，体验者的脸相当于悬崖壁，视觉路径映射到概念化的前景射线上，视觉观察的远端物体映射到前景射线指向的远景上。

例 1. The cliff wall faces toward the valley.

Talmy (2002)进一步解释，无生命构形的前景路径，例如悬崖壁或窗户，经常和位于该构形附近的实际观察者有关，且观察者的视线方向和前景路径一致，其映射由此得到强化。人们可以很容易想象到，一个观察者站在例 1 描述的悬崖边沿着同样的前景路径向峡谷望去。

例 2. (a) 他的房间，虽是显小了些，的确是普普通通人住的房间，仍然安静地躺在四堵熟悉的墙壁当中。

(b) His room, a proper human room although a little too small, lay peacefully between its four familiar walls.

在例 2(a)中，“躺在……当中”表达了一种前景路径。通过“躺”这个静态动词和“当中”这个方位介词，指明了房间相对于墙壁的空间位置关系。“躺”这个动词赋予了房间以生命体的姿态，将静态的房间拟人化为具有“面型前部”的实体，虚拟地表达了房间被墙壁包围的空间构形。“在四堵熟悉的墙壁当中”作为方位短语，清晰地指示了房间的所在位置，形成了“房间—墙壁包围”的空间指向关系。而在表示相同语义的(b)中，“lay between its four familiar walls”同样表达了前景路径，通过介词“between”指明了房间位于四面墙壁之间的空间关系，使用了“lay...between”的搭配，与汉语句子的表达逻辑高度相似，都是通过方位介词来指示静态物体的空间位置。英汉两种语言在表达这种基本的空间指示信息时，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在语法结构上都采用了“动词 + 方位短语”的模式。

例 3. (a) 那坟与小栓的坟，一字儿排着，中间只隔一条小路。

(b) The grave was directly across from the Shuan boy's, the two plots separated only by the narrow path.

在例 3(a)中，“一字儿排着”表达了一种线形路径与前景路径的交叠。通过“排着”这个集合性动词和“一字儿”这个数量短语，将两个坟墓的静态排列动态化，编码了“排列成直线”的虚拟运动路径。“一字儿”形象地描绘了排列的直线形态，“排着”则动态地呈现了静态的排列状态，形成了“坟墓一直线排列”的路径关系。而在(b)中，“directly across from”和“separated by”侧重于表达位置的对立关系和分离状态，使用了“was directly across from”的搭配，强调了对面相望的位置关系，而非排列的虚拟运动过程。与(a)相比，英语表达更侧重于空间关系的静态描述，而非排列形态的动态呈现。

4.2. 视线路径

视线路径是方向路径中最常见的子类型，指视线从眼睛发出、沿虚拟路径移动到目标的过程。从运动方向上，视线路径的运动方向包括轴向运动和侧向运动，当前讨论仅限视线的侧向运动，即运动方向发生偏移；从动作属性上，视线路径既可用感觉动词表征，如 *look*，亦可用非感觉动词表征，如 *turn*。在 Talmy 的原始分类中，视线路径是方向路径的子类，但存在一些问题，如定义和归类不够准确，且在某些表述中与知觉路径的关系较为模糊。某实体前端向外发出虚拟物，首先形成某种散射路径，随后该散射路径发生侧向偏移，形成侧向路径。

例 4. (a) 格里高尔的眼睛接着又朝窗口望去

(b) Gregor then turned to look out the window.

在例 4(a)中，“朝窗口望去”表达了一种视线路径，通过“朝……望去”这个介词短语和方向动词，指明了视线的出发点和目标方向。“朝”这个介词指明了视线瞄准的方向，“望去”这个动词则动态地表

现了视线从眼睛发出、沿路径移动、最终抵达窗口的过程，形成了“眼睛——窗口”的完整视线路径。而在表示相同语义的(b)中，“look out the window”同样表达了视线路径，通过“look out”这个动词短语和“the window”这个目标宾语，指明了视线的方向和目标。“out”这个副词隐含了视线从室内向外发出的路径，“look”则概括了视线移动的整个过程，与汉语句子的表达逻辑相似，都是通过方向性动词来描述视线路径。

这两个句子在表达视线路径时，都采用了方向性视觉动词来表现视线的移动。汉语采用了“朝……望去”的介词 + 动词结构，明确指出了视线的方向和移动过程；英语则采用了“look out”的动词 + 副词结构，用副词“out”来暗示视线的方向。英汉两种语言在表达这种基本的视线路径信息时，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但在词汇选择和语法结构上存在细微差异：汉语更倾向于使用介词短语明确方向，英语更倾向于使用动词短语隐含方向。

例 5. (a) 街上黑沉沉的一无所有，只有一条灰白的路，看得分明。

(b) Outside, the street was sunk in a heavy darkness that obscured everything except the ashen road before him.

在例 5(a)中，“看得分明”表达了一种视线，通过“看得”这个视觉感知动词和“分明”这个状态补语，指明了道路在视觉上的延展。“一条灰白的路”作为被感知的对象，其空间延伸通过视觉感知得以呈现。这种表达方式将静态的道路通过视觉感知动态化，形成了“视觉——道路延展”的路径关系。而在(b)中，“before him”同样表达了前景路径，通过介词“before”指明了道路相对于观察者的空间位置，使用了“the ashen road before him”的名词短语结构，与汉语句子的表达逻辑相似，都是通过描述道路与观察者的空间关系来实现道路延展的表达。

这两个句子在表达视线路径时，都采用了空间关系词来指明道路的延伸方向，搭配上都体现了道路与观察者的空间关联。汉语采用了“看得分明”这种视觉动词 + 状态补语的结构，强调视觉感知的结果；英语则采用了介词短语的结构，强调道路的空间位置。英汉两种语言在表达这种基本的道路延展信息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在具体的语法结构和表达重心上有所不同。

例 6. (a) 她的眼睛遇上了格里高尔从墙上射来的目光。

(b) Her eyes met those of Gregor on the wall.

在例 6(a)中，“从墙上射来的目光”表达了一种瞄准路径与视线路径的交叠。通过“从……射来”这个介词短语和方向动词，指明了目光的发射点和路径方向。“射来”这个动词带有强烈的方向性和靶向性，突出了目光从格里高尔的眼睛“射出”并“瞄准”妹妹眼睛的过程，形成了“发射点(从墙上) - 路径(射来) - 目标(她的眼睛)”的完整路径结构。而在(b)中，通过“met”这个动词直接表达了目光相遇的结果，省略了“从墙上射来”的路径细节，侧重于目光交汇的结果而非发射到目标的路径过程。

5. 讨论

基于对 45 个方向路径案例的标注统计和定性分析，本研究在所选语料范围内观察到以下特征。每条观察均以数据呈现为起点，以典型案例分析为佐证。视线路径和前景路径出现频次最高，线形路径最低。表 1 数据显示，在本语料 45 个方向路径案例中，视线路径出现 14 例(占 31.1%)，前景路径出现 11 例(占 24.4%)，两者合计占 55.5%，是五类路径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类。相比之下，线形路径仅出现 5 例(占 11.1%)，频次最低。这一分布特征可以通过具体语料得到印证。在《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变形后反复出现视线路径表达，这些表达与叙事视角的转换密切相关，读者需要通过格里高尔的视线来感知外部世界。同样，在《药》中，“看得分明”“仰起头两面一望”等视线路径也服务于叙事视角的呈现。视线路径和前景路径的高频出现可能与其叙事功能有关，前者服务于视角呈现，后者服务于空间关系描述。这一观

察有待更大规模语料验证。在词性选择上,英语以介词和副词为主,汉语以动词和名词为主。这一差异可以通过具体案例加以说明。在视线路径中,英语倾向于使用“look out the window”这样的“动词+副词”结构,方向信息由副词“out”承担;汉语则倾向于使用“朝窗口望去”这样的“介词+动词+方向补语”结构,方向信息由介词“朝”和补语“去”共同承担,其中“望去”本身是一个含有方向性的动词复合体。在前景路径中,英语倾向于使用介词短语编码空间关系,如“lay between its four familiar walls”、“the ashen road before him”;汉语则倾向于使用拟人化动词,如“躺在……当中”“排着”,动词本身承载了空间构形的语义。这一分布差异与 Talmy 对英汉词化类型的经典描述一致:英语属于卫星框架语,路径信息由卫星成分(介词、副词)承担;汉语则更倾向于将路径信息编码于动词或名词之中。

具体分析视线路径可以发现,如前文例句所示,汉语倾向于显性编码“起点-方向-过程-目标”的完整路径链,而英语常将路径信息压缩于副词或介词中,并倾向于省略起点。汉语视线路径的完整编码模式可能反映了汉语对空间路径信息更高的显性化要求;英语则倾向于将路径信息融入动词或副词,允许多种路径信息的隐含表达。具体分析前景路径可以发现,如前文例句所示,汉语倾向于使用拟人化或动态动词来编码静态空间关系,赋予物体以生命体特征;英语倾向于使用介词短语直接编码空间关系。汉语前景路径中拟人化动词的高频使用可能反映了汉语在描述静态空间关系时倾向于采用“动态扫描”(sequential scanning)的认知方式;英语则更倾向于“整体扫描”(summary scanning),将空间关系作为静态整体来呈现[20]。

本研究局限性如下:仅 45 个案例,视线路径和前景路径虽各有 14 例和 11 例,但仍属小样本,无法代表英汉语言的普遍规律。语料仅限于 20 世纪初期的小说文本及其译本,文学语言具有特定的修辞风格,与口语、新闻、学术等语体存在差异。英语案例部分来自汉语文学作品的英译、部分来自德语文学的英译,可能受到源语影响。未来研究可扩大语料规模,纳入口语和新闻等多样语体,使用原生英汉语料,并采用眼动追踪、ERP 等手段探究虚拟运动理解的在线加工机制。

总之,本研究为小规模案例研究,样本量有限。通过对具体语料的精细分析,揭示英汉虚拟运动表征在语言形式层面的具体差异,同时也为虚拟运动的跨语言研究提供一个可复制的案例研究框架。

参考文献

- [1] Talmy, L. (2000)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I: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 MIT Press. <https://doi.org/10.7551/mitpress/6847.001.0001>
- [2] 荀恩东, 饶高琦, 肖晓悦. 大数据背景下 BCC 语料库的研制[J]. 语料库语言学, 2016, 3(1): 93-109+118.
- [3] Talmy, L. (2000)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II: Typology and Process in Concept Structuring*. MIT Press.
- [4] Takahashi, K. (2002) Perception Types of Emanation Fictive Motions in Thai. In: *Proceedings of the 2nd Annual Meeting of the Japanese Cognitive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Pacific Linguistics, 42-51.
- [5] Matsumoto, Y. (1996) How Abstract Is Subjective Motion? A Comparison of Coverage Path Expressions and Access Path Expression. In: *Conceptual Structure, Discourse and Language*, CSLI Publications, 359-373.
- [6] Matsumoto, Y. (1996) Subjective Motion and English and Japanese Verbs. *Cognitive Linguistics*, 7, 183-226. <https://doi.org/10.1515/cogl.1996.7.2.183>
- [7] 严辰松. 运动事件的词汇化模式——英汉比较研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8, 21(6): 10-14.
- [8] 史文磊. 《运动事件: 跨语言词化模式考察》评介[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0, 42(6): 472-474.
- [9] 史文磊. 汉语运动事件词化类型的历时考察[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 [10] 史文磊. 运动事件词化类型演变的跨语言比较[J]. 外文研究, 2021, 9(3): 28-34+107.
- [11] 杨京鹏, 托娅. 运动事件封闭和开放语类的体验对比研究——以英语路径动词为例[J]. 外语教学, 2013, 34(5): 7-12.
- [12] 杨京鹏, 陈琛. 英汉散射型虚构运动类型实证研究——以 toward(s)为例[J]. 外语教学, 2020(3): 47-51.

- [13] 杨京鹏, 吴红云. 英汉虚构运动事件词汇化模式对比研究——以 toward(s)为例[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7, 49(1): 15-25.
- [14] 杨京鹏, 崔刚. 散射型虚构运动类型研究[J]. 中国外语, 2023, 20(6): 32-39.
- [15] 李福印. 典型位移运动事件表征中的路径要素[J]. 外语教学, 2017, 38(4): 1-6.
- [16] 任龙波, 李福印. 汉语框架卫星语素探析[J]. 外语教学, 2018, 39(4): 41-45.
- [17] 郑国锋, 陈璐, 陈妍, 林妮妮, 沈乐怡. 汉语发射路径现象探析[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32(3): 110-116.
- [18] 郑国锋. 英汉语位移运动事件中的移动体: 以多参照物构式为例[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8, 26(3): 1-6.
- [19] 李福印. 静态事件的词汇化模式[J]. 外语学刊, 2015(1): 38-43.
- [20] Langacker, R.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ume 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